21 世纪
素质教育系列教材

第一部分

古希腊哲学：世界的秩序与灵魂的和谐

一、引言：希腊人的精神世界和希腊哲学的精神

@克里特文明与迈锡尼文明

古老的爱琴海碧波荡漾，古老的希腊文明就孕育在爱琴海边。

希腊的文明—— 如果按照国家的出现标志着文明的开始的理论— 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 2000 年前兴起于克里特岛的克里特文明。早在公元前 2000 年，在克里特人烟稠密的地方就已经出现了军人的统治集团，克诺索斯第一宫就建立在那一时期。到公元前 15 世纪米诺斯王临朝的时代，克里特文明曾达到它的全盛时期，克里特人的舰队控制了爱琴海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到公元前 14 世纪，克里特文明突然衰落了，所留下的只是米诺牛、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阿里阿德涅的线团这样一些美丽的神话故事。取代克里特文明的是兴起于希腊大陆之上的迈锡尼文明。

今天，如果我们有幸来到迈锡尼城的遗址，还能看到矗立在残垣断壁之上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威武雄壮的狮子门，看到阿伽门农王的黄金的面具。这一切都象征着迈锡尼王国曾经有过的强大和富庶。要知道，正是这个阿伽门农曾经率领着庞大的希腊联军，跨过茫茫的爱琴海，来到小亚细亚城垣坚固的伊利昂，和特洛伊人打了整整十年的战争。伟大的《荷马史诗》所记述的正是这段久远的传说。

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构成了希腊文明的开端。在它们那里，在它们所遗留下来的种种文明的遗迹当中，我们已经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希腊文明独有的魅力了。它是细腻的，富有缤纷绚丽的色彩，这一点我们只要去看看米诺斯王的迷宫中所残留下来的那些彩色壁画就可以明白了。那翻着筋斗的杂耍艺人，那挺着弯曲的长角的、暴怒的公牛，还有那梳着一头时髦的卷发的、被考古学家戏称为“巴黎女”的贵妇人，身上无不吐露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活力和对生活的一种特有的美感。但它同时又是粗犷的，独有一种雄浑古朴的气势，这一点我们只要去看看至今还矗立在希腊大陆南部滨海的群山之间的、用巨大的岩石堆砌起来的迈锡尼城堡的遗迹就可以明白了。那些粗糙的岩石，每一块都重达数百公斤，它们不加雕琢地堆砌在一起，在群山之巅筑起了一座坚固的城垣。据说数百年之后希腊旅行家波桑尼亚斯来到这里，看到这些巨大的岩石，不由得认为这不是人工所能完成的，而是传说中的独眼巨人所为，因此考古学家才把堆砌这些巨石的方法称作“独眼巨人叠石法”。

细腻和粗犷，绚丽和雄浑，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风格竟然同时存在于一种文明之中，实在是令人惊诧。人们不禁会问，这怎么可能呢？但是这确实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在对古希腊人的精神世界的考察中，我们会不断地发现这样的一些对立。而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探究希腊精神生活的内在底蕴。而合理的猜测是，一旦我们破解了这一奥秘，我们也就可以对希腊精神王冠上的那颗最为璀璨的明珠——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有所领会了。就让我们由此前进吧。

人们往往愿意从希腊大陆的地理状况、气候条件出发来探究希腊精神形成的奥秘。确实，纵横的山脉，破碎的地貌，以及散布在爱琴海上、像一条走廊一样把希腊大陆和被称为“世界之脐”的小亚细亚连接起来的众多的岛屿，既保持了希腊各个地区的相对的独立性，造成了古希腊特有的城邦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特征，又不使它们因此与外界隔绝，而是始终处在与其他古代文明的密切的联系之中，从而促成了一种既善于吸收别种文明的成果、又善于保持自己的特性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文明形态。同时，亚热带的气候，四季温差不大，这既使简单的饮食就可以维持人们充沛的体力，又使人们有大量的时间在户外活动，从而造成了公共生活的发达。古希腊人祭神的竞技赛会一年四季不断，希腊人的剧场、体育场、神庙和会议场馆多是露天的，希腊人就始终生活在这

种富有活力的公共生活之中。似乎仅仅地理状况和气候条件这两点就可以说明希腊精神的与众不同之处了，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一旦我们深入到古希腊人精神生活的深处，一旦我们在希腊文化多样性的特征的背后发现了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并最终窥见希腊精神所固有的二元对立的特征，那么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就展开了，我们就有必要从民族融合带来文化融合的角度出发更为深入地探究希腊精神内在的底蕴。

考察希腊的历史，我们发现，希腊文明与同时期的其他许多古代文明相比之所以更富有活力和创造力，实在是由于在古代，希腊大陆一直是一个民族迁徙频繁的地区。迈锡尼文明的承载者亚该亚人便是从北方高地下来的最早的一批希腊人，正是他们与当地土著的混合构成了古代希腊人的基础。在亚该亚人之后，又有多里斯人的南迁，希腊神话用“赫拉克勒斯后裔的回归”来称呼这波新的移民浪潮。多里斯人自北而南蜂拥而来，摧毁了迈锡尼的宫殿文明，席卷了整个希腊半岛，最终在伯罗奔尼撒定居下来。他们和希腊大陆上的原住民相互混合，由此形成了古希腊人三个基本的民族构成，这就是多里斯人、伊奥尼亚人和爱奥利亚人。但希腊的移民浪潮并没有因此而终止，在经过了约 3 个世纪的文化衰退的黑暗时代后，从公元前 8 世纪开始，希腊人又开始了向地中海周边地区殖民，于是，在小亚细亚沿岸，在黑海之滨，在非洲大陆的北沿，在意大利半岛，到处都出现了希腊人所建立的定居点，而这毫无疑问又意味着一次新的民族融合。而民族的融合必然带来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正是在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古希腊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精神结构产生了。

@古希腊的语言、宗教和艺术

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截然相反的风格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希腊精神这种二元对立的鲜明特征，而我们在古希腊的语言、宗教和艺术中也同样发现了这一特征。

就语言而论，可以肯定，克里特人说的不是希腊语，希腊语是由亚该亚人或者多里斯人从北方高地南迁时带来的。因而我们只要观察就可以发现，在属于印欧语系的希腊语中残存着非印欧语系的语言成分。 θαλλασα 就是一例。基托说，希腊语中并没有 θαλλασα 一词，因为生活在北方高地的原始希腊人并没有见过“海洋”，他们是在南迁的过程中从当地的土著那里获得这个词的①。此外，以 －αασσοζ（－assos）或 －εσσοζ（－essos）或 －ινθοζ（－intos）结尾的词，也不是希

① 参见 [英] 基托：《希腊人》，9～10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腊语原有的词，这其中著名的便是 λαβυρινθοζ（labyrinthos）一词，我们知道，这个词便是指米诺斯王的著名的迷宫。就连“雅典”（Αθηνα，Athena）也是一个外来词，有证据表明它来自于克里特岛。因此，我们可以说，希腊语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产物。

但是，这还只是对古希腊语的一个极其表面的观察。如果我们对它作更为深入的考察，那么，在赞叹古希腊语严整的形式、丰富的词形变化中所表露出来的高度理性化的特征的同时，我们更深深地被它所独有的音韵谐和之美所打动。对于这一点，伏尔泰在《风俗论》中曾经做过一个精彩的考察。他说：

> 希腊人好像生来就有比其他民族更利于从事艺术的感官，虽然他们在奥吉杰斯时代还是个蛮族。他们有一种天生的、一种无以明状的更细腻、更敏锐的气质，他们的语言便是一个证明：在他们学会书写之前，他们的语言中便有软辅音和元音的和谐配合，这是亚洲任何民族从来没有的。
>
> 据桑科尼雅松说，“克纳特”（Knath）指的是腓尼基人，这个词当然没有“赫伦”（Hellen）或“格莱戈斯”（Graicos）那么音调和谐；“阿哥斯”、“雅典”、“拉栖第梦”、“奥林匹亚”比“赫勒博特”更为悦耳；“索菲亚”（意为“智慧”）比古叙利亚语和希伯来语的“肖科马特”语言柔和些……①

而我们在此基础上所要补充的是，在希腊语中，只有雅典人所使用的阿提卡方言特别注重音韵谐和之美，甚至到了不惜使词形变化更为繁琐的程度。而希罗多德告诉我们，雅典人是希腊半岛上原始土著居民佩拉斯吉人的后裔，他们在最初说着一种不同于希腊语的语言，只是在长期与希腊人的混合中，他们才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接受了希腊语。② 如果情况真如希罗多德所说，那么我们看到，即使在语言中，也体现出了在克利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那里所表现出来的希腊精神所特有的那种奇妙的二元对立的特征：一方面是严整的形式所体现出来的高度的理性之美，一方面则是在和谐的音韵中所体现出来的细腻的感性之美，二者水乳交融，从深处塑造着古希腊人的精神世界。

语言是如此，宗教也是如此。古希腊人的宗教是一种什么样的宗教呢？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它是天空宗教与大地宗教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既表现在奥林匹斯神统的内部，也表现在奥林匹斯神统的外部，表现在它与俄耳甫斯教（Or-

① ［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94～95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② 参见［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册，25～26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phism 奇特的互补关系上。

古希腊的神话传说表明，奥林匹斯神统起源于天神乌兰诺斯（Ουρανος, Ouranos）与地神该亚（Γαια, Gaia）的结合。Ουρανος就是“天空”的意思，而Γαια则是“大地”的意思。通过这二者的结合，整个奥林匹斯神统才被创造出来，由此我们便已经可以窥见希腊宗教中某些隐秘的信息了。而神话学和考古学则证明，奥林匹斯神统中许多重要的女神，如赫拉、雅典娜，都来自于克里特岛。而克里特的宗教崇拜经过伊文斯的研究已被证明是一种母权崇拜，其崇拜的主神就是地母，这我们只要看看从克里特岛发掘出来的那双手持蛇的女神塑像就可以明白了。因为在希腊人看来，蛇是大地之子。但是重要的男神却是北方移民所带来的。例如，阿波罗被证明原是北方游牧部族的狼神，波塞冬则是马神，而高踞于奥林匹斯山上的大神宙斯，则有多种证据把他与天空相联系，他被称呼为“聚云者”、“玩闪电的大神”，而且，据考证，他的名字的字根与“晴空”有关。

这样，我们看到，奥林匹斯神统本身就是天空与大地、父系与母系、北方移民与本土居民两种宗教崇拜体系相互斗争并结合的产物，深刻地体现了希腊精神所固有的二元性。天空象征着理性、形式感，而大地则与感性、与一种神秘的力量相联系；天空以其明朗、光明赋予世界以秩序和规则，而大地以其深厚、晦暗赋予世界以生命和力量。在奥林匹斯宗教中这二者均衡地结合在一起，将古希腊人置于一种蓬勃而富有活力的公共生活秩序之中，而这就是古希腊的城邦生活。奥林匹斯宗教是古希腊城邦的公共宗教。

但是，奥林匹斯宗教并不代表古希腊人宗教生活的全部，在奥林匹斯宗教之外，在城邦公共的祭祀活动之外，还始终活跃着另外一种隐秘的宗教崇拜活动，这就是著名的埃琉西斯秘仪（Eleusinian mysteries）、俄耳甫斯教。从它所崇拜的地母神德墨忒尔和酒神狄俄尼索斯就可以看出，这一宗教是由希腊远古宗教崇拜发展而来的，它显然属于我们上面所说的大地宗教的范围。和奥林匹斯宗教鲜明的秩序感相对，俄耳甫斯教更加强调来自于生命本身的感性冲动，强调个人内心的神秘体验。在酒神节来临之际，酒神的歌队成群结伴游行于希腊各地，在狂歌乱舞之中，人们出离了自我，相互融合，从而整个城邦在空前的团结之中获得了新生。而在埃琉西斯秘仪中，通过充满神秘气息的仪式，与神灵的沟通仿佛又重新得到了恢复，因而罪恶被涤除，人们摆脱了死亡的恐惧。由此看来，若没有俄耳甫斯教、埃琉西斯秘仪这样一种神秘的宗教崇拜活动作为补充，那么，古希腊人的宗教生活将因为奥林匹斯宗教仪式的模式化和常规化而窒息。正是这样两种宗教崇拜在对立之中的相互补充，既维系了城邦的公共秩序，又给城邦带来内在的生命活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样，我们看到，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同样存在于古希腊人的宗教生活之中。那么，古希腊的艺术是否也是如此呢？就拿建筑艺术来说吧。事实上，再没有什么能够比古希腊的建筑艺术更为生动地体现希腊精神的这种二元性特征的了。只要稍作考察我们便会发现，虽然建筑在总体上是一门形式的、因而是理性的艺术，但是在多里亚建筑和伊奥尼亚建筑之间却存在着鲜明的差异。试看分别以它们二者命名的柱式结构，多里亚柱式粗犷雄浑，宛如巨人拔地而起；而伊奥尼亚柱式则纤巧秀丽，宛如一位阴柔的女子。在伊奥尼亚柱式中，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希腊人细腻而优雅的精神气质，为了增强美感，他们甚至不厌其烦在每一根柱头的顶部都雕琢出一位迎风伫立的少女塑像。而在多利亚柱式中，我们感受到的则是简洁和质朴，柱头没有过多的装饰，整个柱体准确地符合建筑力学的原理。这样两种风格迥然不同的建筑样式出现在古希腊的艺术长廊中，显然再次表明了希腊精神所独有的那种二元对立的品格。

再有，古希腊的雕塑也给我们留下了相同的印象。我们只要去细心鉴赏任何一座古典时期的大师们所遗留下来的雕塑作品，那么就会由衷地赞叹，古希腊雕塑家是多么善于运用简洁的形式来捕捉动作和力量的神韵！在这里，形式规则的运用并没有使整个雕塑作品像埃及人的作品那样流于刻板和僵化，而是在崇高、肃穆的形式之下充沛着不可遏止的生命活力，仿佛弥漫着无穷的精力一般。显然，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对形式把握得这样完美，但是，谁又能够否认在这里除了形式以外，古希腊艺术家还把握住了另外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是一些怎样的东西呢？这就是隐蔽在明朗的形式之下的一种潜滋暗长的生命力量，是一种来自于宇宙深处的原始的力量。正是这样一种不可言明的力量，当它在恰当的形式中被生动而完整地表现出来时，才格外地富有意蕴，并且以其昂扬的生命力和明朗的外观激起观赏者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这并非夸张。在狄翁那里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这段话是针对菲迪亚斯的宙斯塑像写的，他这样说：“假如一个人心情沉重，被悲哀与不幸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应该站到这座神像面前，他就会立刻忘记生活中的种种苦难。’①

通过这样一番考察，我们便可以得出如下一个结论：希腊古代历史上所发生的种族上的大融合同时带来了文化上的大融合，而这一融合对民族文化精神的直接影响便是造成了希腊文化精神鲜明的二元性特征。

这一点实际上最早是由 19 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揭示出来的。他在《悲剧的

① 引自［英］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248 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诞生》中指出，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是希腊精神对立的两极，它们二者之间的持续的斗争和融合推动了希腊艺术的发展。而悲剧正是这二者奇妙融合的产物。通过酒神精神，悲剧作家在瞬间达到了与宇宙大化的冥契神合，获得了无穷的创作灵感；而借助日神精神，悲剧作家这种充沛的创作灵感和生命力又获得了恰当的形式外观，从而最终创作出了可供观赏的美轮美奂的悲剧作品。

◎ 希腊精神的二元性

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正是希腊精神二元性的最好象征，但由此也就需要我们对希腊精神的这种二元性作深入的探讨。我们要问：究竟什么是希腊精神的二元性？它对希腊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哲学活动产生了怎样深刻的影响？这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尼采的思想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

前面已经说过，尼采是用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对立与融合来表达希腊精神的这种二元性的。人们一般认为，所谓日神精神就是指理性，而所谓酒神精神就是指非理性、感性。这样，他们就在理性与非理性、感性的肤浅的对立之中来把握希腊精神的这种内在的二元性特征，因而便遗漏了其中至关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这就是作为历史生成与运行的内在持久动力的宇宙大化流行本身。正是对这个东西的领悟构成了希腊精神的内在底蕴，而在理性与非理性、感性这一极其表面化的对立之中，希腊精神的这一深度就被抹平了。因为感性，尤其是处在与理性单纯的对立之中的感性不过是一些肤浅的感觉、感情和冲动，它们不仅败坏了感性，而且也败坏了理性，把理性降格成为一种苍白的形式化能力，一种使一切东西干瘪、空洞的能力。从而又怎么可能把我们引向宇宙大化流行那样一种至深、至广、至大的存在呢？希腊人的精神深处如果是以这样一种浅薄的能力为底蕴，那么他们也就不可能创造出如此辉煌而灿烂的文化。

那么，希腊精神深处的感性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感性呢？我们说，这是一种神秘的直觉般的领悟能力，是一种充沛饱满的内心感受，它通过与整个宇宙内在生命运动的融合一致而获得了无穷丰富的精神意蕴。而正是在这样一种感性的激发下，一种更深邃、更具穿透力的理性才从希腊人的精神深处勃然升起。那么，这又是怎样的一种理性呢？我们说，这是一种丰满的理性；一种直击存在底蕴，凸显生命真理的理性；一种把整个世界理解为是一个生长的统一体，而把自己理解为是这个生命统一体的直接外观和表达的理性。显而易见，这样一种理性能力不是在与酒神精神的对立中获得的，而是在与酒神精神既对立又融合的无限的斗争中获得的。正是植根于希腊人天性之中的那种酒神般的狂喜的力量，使理性没有

陷入抽象的形式感与逻辑感中，而是表现为对于存在本身的凝神观照与冥契神合。正是在这样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中，真理的充沛饱满的言词才不可遏止地流溢出来，照亮和温暖了无数时代人类的心灵。

我们还是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吧。如果阅读荷马的《伊利亚特》，那么，一个最令人称道的地方就是荷马对题材的高超的驾驭能力。我们知道，特洛伊战争打了整整十年，在这十年中一定有许多事情值得记述，而事实上也确实曾经有过许多史诗和神话来叙述这些事情。但是荷马却没有从头到尾来描述这场战争的始末，相反，却匠心独具地选择了战争第九个年头所发生的一个独特的事件，作为全诗结构的中心，这就是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和希腊军中第一上将阿基琉斯之间的一场争吵。在史诗的一开始，荷马用短短的几行诗句就说清了他的这一创作意图。他这样吟唱道：

> 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愤怒——
> 他的暴怒招致了这场凶险的灾祸，给阿开亚人带来了
> 受之不尽的苦难，将许多豪杰强健的魂魄
> 打入了哀地斯，而把他们的躯体，作为美食，扔给了
> 狗和兀鸟，从而实践了宙斯的意志，
> 从初时的一场争执开始，当事的双方是
> 阿特柔斯之子、民众的王者阿伽门农和卓越的阿基琉斯。①

这样，争吵以及争吵给交战双方所带来的巨大的悲剧性后果，就是全诗的主题。以这一主题为核心，荷马就把纷繁复杂的各种事件、关系、线索统一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具有严密的形式构造的整体。无疑，在这里所鲜明地体现出来的正是希腊精神所独具的理性特征，这就是一种形式化的能力，一种赋予事件以逻辑秩序的能力。但是假如《荷马史诗》仅仅是以结构和组织见长，仅仅体现了一种高度的理性把握的能力，那么人们当然有理由担心它会不会陷入到一种苍白和干枯的形式感中，从而丧失了艺术的全部感人的魅力。但是，在实际的阅读中，人们却被荷马生动的言词、饱满的情感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怀所深深地吸引。试读一读战争间歇赫克托尔和他的妻子安德罗玛克之间的那场情深意长的对话吧，也请去读一读诗歌的结尾处年迈的特洛伊国王普利阿摩斯潜入希腊军中为了儿子赫克托尔的尸体而和阿基琉斯所作的那场催人泪下的对谈吧。在这些场景中我们看

① ［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卷 1，1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

到的是有血有肉的人，是活生生的人类情感。是这一切赋予了全诗以血肉吗？是，又不是。如果仅仅是如此，那么史诗就还不够丰满，就还缺少一个统一的灵魂。但是只要我们再深入下去，我们就会找到这个灵魂，这就是高悬在人类和诸神之上的那个令人生畏的命运。也正是对这个体现为必然性的命运的深刻意识，构成了全诗的灵魂。它作为一道神圣的背景、一种无形的力量渗透在事件的关联之中，使这些事件成为一个生动的整体，具有了深厚的意蕴。在这里，宙斯高踞于奥林匹斯山巅，用秤称量希腊人和特洛伊人命运的举动是意味深长的。正是这连宙斯也不能违抗的命运决定着人类的喜怒哀乐，而人类正是由于置身于这深不可测的命运之中，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才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而荷马正是由于保持了对宇宙深处这一内在的力量的领悟，他的形式感、他的理性驾驭能力才没有流于空洞，而是具有了巨大的穿透力和感染力。这样，杰出的形式构造能力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刻的洞察力，就是荷马史诗的艺术魅力所在，也就是希腊精神的根本。

因此我们说，不是在丢弃了宇宙大化流行的基础上来理解希腊人的理性与感性，相反，却是要在保持着对宇宙大化流行的神圣背景的感悟的前提下来理解希腊人的理性与感性。只有这样，希腊精神中的两极才能完满地呈现出来。一方面，这就是一种安闲静坐的精神，一种凝神观照的精神，一种沉思默想的精神，一种根据天道的运行而有理性地调整自己的行动和情感的节制的精神，一种在这节制的精神中所显示出来的坚韧的意志力和从容大度的精神，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一种形式化的能力，一种理想化的倾向。这一切便构成了尼采所谓的日神精神。它们集中体现在阿波罗的形象、气质以及祭祀阿波罗的德尔菲神庙的两句箴言中，即“认识你自己”和“毋过度”。但另一方面，这又是一种载歌载舞的精神，一种在巨大的狂喜之中浑然忘我的精神，一种与宇宙大化冥契神合的能力，一种超尘脱俗、寻求灵魂与肉体的完全解放的倾向。这就是所谓的酒神精神。这两者的结合就构成了希腊精神的二元性，它们极其深刻地影响了希腊人的理智生活，从而铸就了希腊哲学的内在精神。这里，我们可以对此作一个简略的概观。

我们看到，古希腊人虽然给人最初的印象是高度理性的，但是只要我们深入到他们精神生活的内部，我们便会发现一种内在的神秘的质素，一种直觉般的领悟能力。而且我们有理由断定，正是依靠这种内在的神秘质素，他们的理性才没有沦落到一种空洞、枯燥的形式之中，也没有沦落到一种精明但却实际的算计之中，而是始终葆有着充沛饱满的生命力量，具有深刻的穿透力。以毕达戈拉斯为例。几何学、数学最早就是在毕达戈拉斯学派那里得到发展的，它们现在看来应当是一些高度理性化的学科。但是普罗克洛说得好：“通过寻求更高存在领域里

的本原，毕达戈拉斯给几何哲学赋予了自由教育的形式。”① 这就是说，在毕达戈拉斯学派那里，几何学不是关于空间形式的科学，而是关于宇宙根本存在的科学，它与灵魂的净化与解脱密切联系在一起。因而理性在毕达戈拉斯这里就不单纯是一种形式化的能力，而同时具有浓厚的宗教、审美以及伦理的意味，渗透着价值性的因素。正是在这样一些因素的推动下，几何学在毕达戈拉斯学派那里才发展到了这样纯粹的程度，以至于在经验材料相当缺乏的情况下直觉般地领悟到了“数是万物的本原”这样的绝对形而上学的命题。

我们注意到，古希腊早期的思想家们都是这样一种精神二元性完美结合的典范。他们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审视世界，但同时又不使自己自外于这个世界，而是将自己的身心与世界深处的律动协调在一起，从而他们能够把握世界的内在底蕴。他们普遍地具有这样一种思维能力，这就是理智直观的能力。他们是在对真理的直接观照之中来宣布真理的。他们无须借助推理，他们与真理冥契神合。而由此他们采取的方式便是“听我说”。从他们的断简残篇中，我们感到不是他们在说话，而是真理本身在说话。真理本身产生了说话的冲动，通过这些优秀的人把自己倾泻出来。他们对希腊思想造成的影响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在理性化程度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的苏格拉底之后的哲学中，我们仍然能够观察到这种精神二元性的完美结合。例如，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决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集合体，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完美的精神存在，象征着一种更高的存在维度，而只是出于对这种至善至美的精神存在的衷心喜悦和直觉般地领悟，思想在柏拉图那里才不断地得到纯化，上升成为一种纯粹的思辨能力。至于亚里士多德，他虽然建立了非常形式化的形式逻辑，并把它确立为理论思维的必备工具，但他仍旧把 nous，即理智直观视作最高的知识能力，认为一切科学的最基本的原理只有这个 nous 可以观照到，它们是在 nous 的理智直观中得以奠定的。

@自由与纯粹静观的哲学气质

我们还注意到，希腊思想家们独具一种纯粹静观的能力。他们发现惟有这种纯粹静观才最充分地实现了人的自由。因而，对于希腊思想家来说，他们的公民同胞虽然也享有某种意义上的自由，但是惟有他们享有最充分、最完善的自由。这种自由的纯粹静观的能力是一切哲学家所必须具备的禀赋和素质，惟其如此，他才能把自己投入到纯粹的、不计利益得失的理论思辨活动之中去。但同时，我

① ［古希腊］普罗克洛：《论欧几里得》，见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73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们还应看到，这种能力并不是希腊思想家们所天生具有的一种本性，实际上它是从希腊精神的深处涌现出来的。尼采说，希腊人对生活的痛苦独有一种敏感的气质，并说正是在这种敏感中才产生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以克服这种痛苦。而这竟然取得了成功。希腊人用自己的安坐静默、自己的载歌载舞以及如火如荼的生存来回应这种人生的痛苦。荷马在《伊利亚特》中针对死亡所带来的恐惧这样说：“凡人的生活，就像树叶的聚落。凉风吹散垂挂枝头的旧叶，但一日春风拂起，枝干便会抽发茸密的新绿。人同此理，新的一代崛起，老的一代死去。’① 面对死亡，兴高采烈、甚至欣喜若狂的态度是古希腊人独有的气质。

正是这种气质产生了古希腊思想家独有的凝神静观、心无旁骛的精神品质。读一读柏拉图的《斐多篇》，我们就可以明白了。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命题，这就是哲学家所孜孜以求的竟然是死亡。他这样说：“其实真正的哲学家一直在练习死，死对他们并不像对别人那么可怕。”（67E）人们可能会惊惧于这一命题，但实际上它一点也不深奥。当我们随着苏格拉底的阐述深入下去，我们发现，苏格拉底实际上是以一种纯粹的精神生活征服了死亡。这种精神生活不是别的，就是对真理、对知识的最狂热的爱，苏格拉底就是以这种爱战胜了即将到来的死亡。在《斐多篇》中，我们看到，苏格拉底在面对死亡时，不仅表现出了一种镇定自若的态度，甚至还有些兴高采烈。在死亡面前，他并不哀叹自己的不幸，他全部的注意力并没有被死亡所吸引，相反，却把不多的生命投入到一种更富创造性、更让人兴奋的活动之中去，这就是谈话和思想。正是在这不倦的思想中，死亡被超越了，生命得到了高扬。这难道不正是荷马笔下希腊英雄的精神吗？

因此，当我们谈到希腊哲学家的爱自由和纯粹思想的品质时，我们必须同时考虑他们精神深处的这种兴高采烈的性格。因为只有这样，自由与纯粹静观的品质内部的更为深刻的精神内容才能够被发现，这就是自由必然与危险同行，而纯思作为一种自由的思，必然是经过了与一切世俗的羁绊的苦苦战斗才获得的。我们不要以为希腊人天生就具有纯思的品质。纵观整个古希腊思想史，我们可以看到，希腊人的这种思维品质，在根本上是对生活痛苦的超越。它内在地具有一种英雄的品格。只是在对生活痛苦的超越中，思想才变得日益纯粹起来，而越来越具有一种安定从容、凝神观照的品质。

这就是希腊人的精神世界，这也就是希腊哲学的根本精神。只要我们深入到希腊哲学的内部，我们就能时时刻刻地体会到这种精神，并最终为它所深深

① ［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卷 6，137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地吸引。我们对此体会得越深，我们对这些哲学家也就越是敬佩万分。他们诚然是一些先知先觉，但是他们更是一些勇士。因为在人类理智的蒙昧时期，在大多数人还为传统的宗教观念和实际的生活目标所束缚时，他们却毫不畏惧地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业当中，即投入到追求智慧的事业当中，而这也就是哲学，因为哲学不是别的，就是爱智慧。显然，促使他们这样去做的不是别的，就是对智慧的爱。这是一种毫无实际收益的爱，但是在他们看来，这却是一切人类追求中最崇高、最神圣的，他们心甘情愿把自己的生命消耗在这永无止境的追求之中。他们的追求为人类打开了一个新的生活维度和活动领域，这就是哲学生活，这就是科学领域。就让我们由此进入希腊哲人的精神世界。

二、西方思想的起源：前苏格拉底哲学

◎ 第一个希腊哲学学派与第一位希腊哲学家

希腊哲学通常以苏格拉底为界分成前苏格拉底哲学和古典希腊哲学两个部分。

前苏格拉底哲学也称作早期希腊哲学，它开始于公元前 6 世纪之初的米利都，这是一个伊奥尼亚人在小亚细亚西海岸中部所建立的殖民地。指出这一点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异：希腊哲学竟然不开始于希腊本土，而开始于它海外的一个殖民地。但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正是在这里，希腊进入到了它的理智的觉醒期。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只要记住这样一个文化原理就足够了，这就是，交往是文化的催化剂。

当希腊大陆的各个城邦还处在封闭或半封闭状态中时，这些城邦的海外殖民地却由于商业的发展、贸易的往来，率先进入到了一个文化的活跃期。米利都就是当时这些希腊殖民地中最繁荣的一个。它地处土地肥沃的弥安德河的入海口，从它那里开出的船只向北可以航行到黑海，向南可以航行到埃及，向西可以航行到希腊和意大利，而向东经由内河可以深入到亚洲腹地，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它就已经是一个沟通亚、非、欧三洲的大商港了。贸易的发展自然带来文化交往的频繁，而各民族不同文化的往来自然造成了人们理智的觉醒，从而正是在米利都产生了希腊哲学的第一个哲学学派—— 米利都学派。

人们一致公认米利都学派的泰勒士（Thales）是第一位哲学家。由于他曾预言过发生在公元前 585 年的一次日食，因此研究者一般把这一年定为他的鼎盛年。

作为当时名噪希腊世界的七贤之一，围绕着泰勒士和他的智慧，曾经流传着种种传说。有人说他曾预见到来年橄榄的丰收，因而提前以低廉的价格租下了本地区所有的榨油机，从中赚取了极大的利润。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经商才能。另外又有人说，他还预见到波斯的扩张的危险，因而力劝当时的伊奥尼亚人在小亚细亚所建立的城邦组建一个政治同盟，以对抗波斯。由此，他的政治智慧也可见一斑了。但是，这些只足以表现出他的实践才干，却不足以表现出他的哲学智慧来，而且在其他七贤身上，我们也能找到不少这类具有远见卓识的事迹来，因而还不足以把他和其他希腊七贤区别开来。也许只有一件事真正昭示了他作为哲学家的本质。

这是一个名闻遐迩的故事，甚至到了柏拉图的时代，它仍然成为人们闲谈的话题。故事说，有一次泰勒士夜观天象，由于过于专心致志，结果失足掉进了一口井里，这正好被一位路过的色雷斯婢女看见了，这位婢女便说了一句大有哲学深意的话：“他连地上的事情都没有搞清楚，就去关心天上的事情。”柏拉图因此便发出浩叹，说像这样的嘲笑，可以加到任何一位穷年累月进行研究的哲学家身上，因为忽略了身边的事情，而去关心似乎于人于己都毫无实际益处的东西，这正是哲学家啊。所以，我们说，正是从这件事情上足以见出，泰勒士之所以超出了其他几位希腊七贤，是因为他把自己对城邦政治的思考延伸到了对宇宙本原的思考。那么，他是否企图通过他的“天问”为自己、也为他的同胞们的现实生活找到某种形而上的依据呢？这很有可能。因为，在古代，如同天地是茫昧的一样，人们的生活也是浑成的。政治生活、宗教生活还有物质生活，不像现在这样，有着明显的分别和界限，而是浑浑朴朴融合在一起的，同时，人类生活还同整个宇宙、大自然的生命律动融合在一起。因此，从对政治秩序的思考再延伸一步而深入到对自然秩序的思考，从自然秩序中为人们的生活寻找原则和根据，这本身是顺理成章的。也正是在泰勒士这里，有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命题，这便是“万物的本原是水”。

人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出发来评价这个命题的意义。例如，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命题，它用自然事物来解释世界，从而意味着人类思维摆脱了宗教蒙昧。又如，这是一个一元论的命题，它把万物归结到一种物质上去，从而表达了世界的统一性这一最高的形而上学原理。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解释，有一点却是必须要说清楚的，这一点关系到我们对整个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本质的理解，也关系到我们对整个古希腊哲学的内在发展脉络的把握。所以，在泰勒士这里，在“万物的本原是水”这个小小的命题上，多费一点笔墨是必要的。

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泰勒士所要表达的不是一个物理学命题，“万

物的本原是水”和“物质最基本的元素是 χ” 不是同一个类型的命题。理由有两个。第一，在泰勒士的时代，像那种把事物还原到它的最基本的物质构成之上的这种形而上学一物理学的思维方式还不存在。第二，所谓“元素”这个概念是后起的，“本原”并不是“元素”的意思。“本原”的古希腊语 αρχή (arche)是“开端”、“开始”、“起源”的意思。因此，泰勒士在这里所想要表达的是万物的开端、开始和起源是水，而不是万物的基本物质成分是水。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另外，既然在这里水不是基本的物质元素，那么，我们就绝对不能对水作抽象的理解。事实上，“水”在泰勒士那里远不像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么抽象，泰勒斯也不具有我们现在这样熟练的抽象概念思维。我们现在提到“水”就仅仅是水，很少会联想到江水、湖水、海水、溪水、泉水等各种各样具体的水，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抽象概念。但是对于生活在自然之中、与大自然息息相通的古代人来说，他们对水的理解却要具体得多、生动得多。这是可以使干渴的喉咙湿润的水，这是可以灌溉作物的水，这是可以为航海带来幸运也带来灾祸的水，这是有林泉女仙在其旁翩翩舞蹈的水，这是可以涤除罪恶、被教士祝福过的水。而对于古希腊人来说，他们对水则有着更深的感情。这种感情有多深呢？看看色诺芬在《长征记》中所描述的一段情节就可以明白。深入到亚洲腹地的一支希腊雇佣军，在丧失了雇主之后决定不留在当地与土著同化，而是回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希腊，于是他们便踏上了漫漫的回归路途。一路历尽了艰难险阻，最后他们开始攀登一座横亘在前面的山峰，最先爬到顶峰的人停住了，似乎在欢呼，后面上去的人也停住了，也似乎在欢呼，最后当所有的人都上去后，大家一起发出了欢呼，他们呼喊的只有一个词，“撒拉撒”，这就是古希腊语“海”的意思。由此，我们知道，海洋对于希腊人所意味的远比我们现代人所能够理解的要丰厚得多；由此，我们也就知道了，水对于古代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绝不只是一种元素，一个抽象的名词、概念，它意味着生命和生命的无限丰富的内在意蕴。

这样，当我们现在再来读泰勒士的这个命题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意思是在说，这个万物生长的宇宙，它的生命的本原是水。所以，当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这样来解释泰勒士说，“在第一批做哲学思考的人中，大多数人只把质料之类的东西当作万物的本原。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由它而存在，最初由它生成，毁灭后又复归于它，万物虽然性质多变，但实体却始终如一，人们说，这就是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的元素和本原。他们由此认为并没有真正的生成和灭亡，因为这样一种

本性总是保持着”[①]，我们便知道，这是不对的，亚里士多德用以后较为成熟的形而上学一物理学的思想来理解泰勒士了，他所去除的正是水的生命的内涵，由此他也将整个宇宙无生命化了。而当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这样来解释说，“他之所以做出这一论断，可能是因为他看到了万物都要靠水分来滋润……由于这一点，再加上万物的种子本性都是潮湿的，所以，水就成了潮湿东西的自然本原”[②]，我们便知道，这回亚里士多德说对了，因为正是在对万物的滋润中，水的生命意义显露出来了。而如果我们能够葆有对水的这样一种基于生命意义的领会，那么，泰勒士的如下一段话也就可以得到深刻的理解了。他这样说：“宇宙的心灵便是神，万物是活的，而且充满了精灵；正是通过基础性的水，宇宙的运动贯注着神圣的力量。”[③] 这就是说，水便是生命，它作为一种永不枯竭的神圣的力量，渗透在宇宙的万事万物之中，使宇宙成为一个活的生命体。这就是泰勒士对水的理解，这也就是泰勒士以水为本原的宇宙论。通过“万物的本原是水”这个命题，他便将宇宙作为生长，生成、生活的生命整体的本质揭示出来了。

“万物是活的”,这便是早期希腊哲人们看待宇宙的基本的眼界。对于他们来说，迁流不息的宇宙是一个活的生命体，它每天都在生长，都在更新，带给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无穷无尽的生命的意义。但整个古希腊哲学的演变却表现为这样一种眼界的逐渐丧失，表现为一个日益规整化、抽象化因而是理性化的宇宙的出现，世界在变得可以理解的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逐渐失去了它的生命活力。生机论、生成论的宇宙观逐渐变成了本体论、本质论的宇宙观。

@阿那克西曼德

在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公元前611一前546）那里，这种迹象第一次表露出来了。阿那克西曼德是泰勒士的学生，关于他的事迹我们知道得不多，但是从他遗留下来的残篇和后人记述他的文字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极富有抽象理性的人。

在泰勒士看来，甚至磁石都被看作是有生命的，具有灵魂；但是在阿那克西曼德这里，对自然的一种完全自然的解释出现了。闪电，这在远古的人类看来，是一种奇迹、一种神示，是某种不可抗拒的神秘意志的表达，但是阿那克西曼德却说，这是风包裹在浓厚的云层里撕裂了云层所发出的声响和光芒。我

①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2b6～14,见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21页。

③ Kirk & Raven,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95, 96.

们不知道阿那克西曼德是在什么语境中说这句话的，但是我们却仿佛能够听到他内在的潜台词，这就是：神不存在，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理性登场了，神和各种精灵纷纷逃遁了。而当阿那克西曼德把他的目光探向宇宙万物的本原的时候，一种更为抽象的思维出现了。也许是出于害怕看上去永不停息的宇宙的生成会把那作为生命本原的物质的能量耗尽，也许是因为看到现实中没有哪一种物质真能够化生出万物来，他便构想出了一个在总量上无限、在性质上不定的物质，称它作 απειρον（apeiron），“ 无定 ”,让它来做永不停息的宇宙生命之流的本原。很显然，这样一个东西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所以，当阿那克西曼德做出这样的思考时，他的思维便超出了经验思维的水平，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思维。

@毕达戈拉斯与赫拉克利特

这是希腊思想特质的第一次朦胧地显露，但却像火种一样，再也不会熄灭了。虽然米利都在公元前 494 年毁于波斯人的战火，但是萌发于希腊伊奥尼亚殖民地的这颗理论思维的种子却早在这之前，随着一个萨摩斯人播撒到了遥远的意大利南部的城市克罗顿，在那里生根开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个萨摩斯人就是毕达戈拉斯（Pythagoras ,约公元前 582一前 500），他所创立的学派就是毕达戈拉斯学派。提起毕达戈拉斯，人们就不能不想起毕达戈拉斯定理，也不能不想起他为此举行的盛大的百牛祭。我们只听说过为了庆祝战争的胜利举行祭祀，为了祈求年谷的丰登举行祭祀，却没有听说过为了发现一个数学定理而举行祭祀，但这样的事却真的发生了。所以，普罗克洛才说，通过寻求更高存在领域里的本原，毕达戈拉斯给几何哲学赋予了自由教育的形式。正是抱着一种虔诚而神圣的宗教态度，对整个宇宙的更为抽象的思考开始在毕达戈拉斯学派那里发展起来了。毕达戈拉斯和他的弟子们在对数学的研究中发现，如果说整个宇宙是和谐的，那么构成这一和谐的便是数。音乐是这样，天体是这样，甚至人间的公正与美好也是这样。从而，一切莫不是数，数是万物的本原。这样，区别于米利都学派从物质性的东西去寻找宇宙生命的根源，毕达戈拉斯学派更深入了一步，转而去探求这个生长着的宇宙生命体内在的秩序，并在数中找到了这种秩序。

毕达戈拉斯学派是一个寿命很长的学派，甚至到了罗马帝国时期，我们还能找到这派人的踪影。现在，让我们暂且撇开毕达戈拉斯学派，从南意大利再回到小亚细亚伊奥尼亚人的殖民地。因为，在那里，在与米利都毗邻的爱菲斯城，有一个哲人在孤独地思考着。他生性傲慢，气质高贵，他像一位王者俯瞰着芸芸众生，既超尘脱俗，又愤世嫉俗。他就是古希腊思想家中赫赫有名的赫拉克利特

（Heracletus，盛年期约在公元前 504一前 501 年）。一个小小的故事能说明他的全部性格。故事说，当爱菲斯人请求他用他的智慧来为城邦制定法律时，他报以最大的轻蔑，因为在他看来，整个城邦已经败坏了。他退隐到阿耳忒弥斯神庙，坐在那里和孩子们一起玩骰子。爱菲斯人站在一边看着他。于是他便对这些穷追不舍的人们说：“怎么啦？你们这些无赖，你们为什么惊奇？干这个难道不比和你们一起搞政治更好吗？”①

他写了一部总称为“论自然”的书，并把它献给了月神庙。据说苏格拉底读过这本书，并作了这样一段评论：“我所理解的部分是高贵的，我想我尚未理解的部分也当如此；但这需要一位德罗斯的潜水者。”② 高贵而且深邃，这就是赫拉克利特思想的特点。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在后世赢得了“晦涩哲人”的绰号。而他自己也毫不掩饰他的这一特点，他这样说：“那位在德尔菲发神谶的大神不说话，也不掩饰，只是暗示。”③ 于是，我们看到了许多像谜一样的话：“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不仅显明了神，而且也显明了人，它造就了奴隶，也造就了自由人。”④“螺旋上直的和曲的纹路是同一的。”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是同一条。”不死的是有死的，有死的是不死的。这些的生就是那一些的死，那一些的死也就是这些的生。”⑤“我们踏入又不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们存在又不存在。”⑥ ……正是在这些话中，一种更为深邃的智慧出现了，而宇宙内部更为幽微的奥秘也随之呈露了出来，人们从中仿佛隐约能够窥到那看似变化万端、神秘莫测的宇宙生命洪流的内在的节奏和规则。不错，就像泰勒士“万物的本原是水”的命题中隐含着有关宇宙统一性的见解一样，当赫拉克利特说“这个万物自同的宇宙既不是任何神，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按照一定的尺度燃烧，按照一定的尺度熄灭”⑦ 之时，他无疑是在告诉我们：宇宙，这个活的宇宙，它是有秩序的。因为，“尺度”一词正内含着秩序和规则的意义。

这就是赫拉克利特智慧的深邃和绝妙之处。它无疑是一个新的思想，因为正

① ［古希腊］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IX.3，Loeb Classical Liberar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

②同上书，II.22。

③引自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 1卷，4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④ Kirk & Raven，*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p.195.

⑤ 引自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42页。

⑥ 引自上书，43页。

⑦ 引自上书，38页（引文有改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